傷寒瘟疫條辯

自黃帝氏作而生民之命遂懸於醫人之手其載專心致志鈎深探微如古所稱扁鵲之徒可以使病者立愈危者立安豈不快然多臧乃世之為醫者吾懼焉朝學看書暮即自誇其能其於藥性猶未深辨脉理猶未深悉虛實寒熱補瀉因應之宜猶未深解剽竊膚末持其一偏之是物焉而

不能辛使疾輕增重疾重趣危可想也夫
余以辛丑秋筮仕江右適大都孫公亦安
吾土因得與之交其爲人也濟人之急拔
人之難好善樂義光明磊落有古君子風
甲辰夏其第三子適遘温疫醫者凡數十
輩竟無能名其爲何疾者最後得栗山楊
先生寒温條辨編始知其誤而病已不可

為吳嗣後之家後有患是疾者之乃取是編而詳味之因遵其方以治家之人无不應手而愈維時金陵染是疾者甚衆之惻然憫之曰是不可以獨愈吾家人於是懸帖通衢使病者咸來取藥之於之退之餘親問其症按症而手之劑雖費不吝雖勞不辭不取貲不受謝踵接於門檻摩戴路

金陵內外凡賴以而活者殆未易更僕數
焉吾堂謂人心之善可以挽天時之癘氣
而使之平於不得是編則此疾無由治哉
得是編而不廣施而博濟之則窮猺而罹
此疾者終無由治莫以之之仁心為貲盡捐
其歲俸以拯人於危殆之際恩施而不自
有真可謂近世所罕覯者邇以之之心猶歉

然也公之言曰吾一子亡而千百人之命以全吾何憾焉所可惜者書未刊布而人苦於謄寫之難不可以行遠遂發願剞劂是書捐貲而付梓人於是書之傳益廣其活人也益多而公之德亦益以無窮矣嗚呼醫豈可輕言哉苟非體天地好生之心數十年沉潛於茲鮮有臻其奧者如編中

所論傷寒溫病之殊與其治法之必不可混皆鑒之不易發前人所未發人命至重也一葉之投失之毫釐繆以千里呼吸之間生死遂判序時偶誤雖悔何追世之人得是編而遵之又取而融會貫通之以無負我孫公之意則咸登壽域可也為醫者其慎寶之哉

乾隆四十九年歲次甲辰桂月平陰朱子錶
孜敬跋

傷寒瘟疫條辨序

寶田堂醫書成已數年矣今予奉
命兩河學使栗山先生来請序於予自顧譾陋愧未
能也憶范文正嘗曰不得為良相願為良醫其
意與先生有默契焉予為竊取言之粤稽盛世
擇揆定輔燮理陰陽保合太和推吾老老幼幼
之恩勳猷爛如史冊朗然唯醫亦然夫醫託於
儒自西漢始窮研經術深知性天必因五運歳
時以別六淫雜氣合外內辨虛實培元氣于未

衰起沉痾於將斃如傷寒論創於張仲景當時兆民賴以生全萬世長存可也惜經兵燹散亡温病失傳下逮劉氏直格王氏溯洄其方始庶孫人意奈自王叔和妄纂序例紊亂經文以冬寒[illegible]變春温殊覺悖謬又揷入異氣四變愈[illegible]流俗乃一人倡之百人和之先儒後經註爲儀銘久假而不歸幸而喻氏非之以爲一盲引眾盲相將入火坑非口過也可見温病自晉已失所宗而世人自晉已有被其寃者何況今日哉

先生初豈業醫耶天性純一學有淵源幼讀宋儒名臣言行錄便立志以韓魏司馬自期待其生平所為光明正大如日中天而不可揜所以弱冠入庠來國士之聲稱雍正戊申冬學政山東于公廣科補縣學弟子生員批其卷云三試經義論策沉潛理窟如話家常有關世教有裨治道有切于民生日用粹然儒者之言與國士之風也他日必非常人卒之鄉闈十困信窮通於天命與其涵養氣識為何如者每曰雕蟲小技帖括浮名唯醫一道庶獲實用于是熟復靈素更詳熟論發揮仲景之精微補正叔和之

遺闕參以妙悟得之神解著為寒温條辯蓋緣分縷析系出王劉而探本窮源祖述經論仲景傷寒論亦曰經其曰傷寒外感常氣自氣分傳入血分温病內傷雜氣由血分發出氣分又曰傷寒但有表證勿論久暫即當發汗温病雖有表證寔無表邪斷無正發汗之理又曰傷寒風寒在表下不嫌遲温病熱鬱在裏下不嫌早由斯以談各有病原各有脉證各有治法各有方論元真守定全活甚眾真良醫良相之有同功而壽世壽

國之無二轍矣予振鐸而警世曰㫤哉後學者之壽國者主持國事留心民瘼奠金甌以鞏國奉玉燭以長調相之任也壽世者春臺育物沈水瑩塵民無夭札之年國多台耇之老醫之責也得志澤加於民不則以仁術濟于世仰荅

聖天子子惠元元日昃不遑之至意詎不盛哉則夫觀此醫書其爲郅隆之世之一助也又何疑焉

先生姓楊氏名璿字玉衡栗山其號也上溯其父諱宓文學祖諱廷陳曾諱楫文學高諱清文學太高諱思謙文學至

始祖諱仲友原籍亳州明永樂初年遷夏讀書力田廣業四百頃遂家焉十三世

文庠奕葉相繼詩禮名族忠孝傳家世居中州

之夏邑康熙丙戌相行年七十諸凡小心畏天

樂善慎行其身可為能終矣

賜進士及第禮部右侍郎辛卯會試總裁甲午河南

學政武進年家眷弟莊存與拜叙于大梁學署

乾隆四十年歲在乙未孟春之初

吾聞人之為學也專則精習執一業以成名於天下者何獨不然如醫尤不可易也雖古之人亦有專精者扁鵲之過邯鄲也為帶下醫之生周也為耳目痺醫入咸陽為小兒醫然今之非精而欲為醫者何啻也與必無一事之能精已中州楊栗山先生生場屋為聲而卓犖於一第於是棄舉子業專治岐黃之術以安人於病定病

溫病者之辨不明故每方多誤以至於殺人而反諉於病之不可療也先生焉深痛焉不惟救其目所接之人而且欲救天下之人此寒溫條辨之書之所為作也靜川孫公得其書於令嗣楊川明府如其言以治衛內之人無不效者更廣其術以施之部內亦十不失一焉於是為梓其書以播之海內栗山仁人也靜川亦仁人也其望

死風雷之功偉矣哉黄齋陳病已愈而諸
大夫猶多聚方者或以為疑異乎曰人若
同是病者則必求方於已愈者又何疑焉
今人之求靜川者必多矣為之已行之為
致也吾友江寧戴和成之祖慶郭先生亦
著有瘟疫論與此書剖析亦極相似皆
良書也皆當家置一編已

進士及第

誥授朝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杭東里人盧文弨序

大都靜川孫公官於江南與余[illegible]
人敦以和直以爽其懷慨好施與余與之交[illegible]
七載意氣懃懃懇懇久而彌摯蓋誠篤
君子也甲辰夏余自淮至白下公之第三
子達以是日殤相對垂涕究不辨致殞之為
何疾也余時奉檄赴崑邑匆匆別去今年
春捻返金陵復與公追話曩昔公始而憮

然總乃慨然曰吾今始知昆兒致殞之由乃以溫症作寒症向未有深於此者爲之條分而縷辨也因盛稱栗山楊先生寒溫條辨一書爲發千古未發之秘一一縷述以方藥治疾奇効狀并出手錄一編授余曰因兒已而得是書因是書而吾家之患疾者咸獲無恙因一家之獲効而得以推及路人噫侯

是書傳兒針公無憾矣今將鋟以傳世乞予一言序之余不知醫者也即公亦素非以醫自見者也孜孜捐廉俸選梓人汲汲若不可一日緩者夫固有所信之也嗚呼公之書楊氏之書也楊氏不暇以其書治人而公治之楊氏不暇以其書傳人而公傳之則凡因是書而得免疫癘夭札之虞者楊氏濟世

之心亦公濟世之心也世之讀是書者一如公之信楊氏濟人寧有量耶至其分晰寒溫如快刀破竹永斷葛藤如明鏡取形不隱毫髮即余不知醫者讀之豁然有以自明況深探其微者乎頤與天下之人共寶之乾隆乙巳夏五山陰吳慈邵颿拜手跋

技術之妙乃進乎衞自司馬子長傳扁鵲倉公厥後爲史者類取神奇詭秘之說以附于正史予頗疑其非經然觀周禮周公所以治天下者無一事之不備至于醫師特令上士爲之下逮于鳥獸亦有醫是知百家技藝皆聖人之所創制民生之不可一日無者其爲經綸參贊之功至矣今

世醫亦胥官而甲方之為醫者不少求如
史傳之可紀者未之或聞中州楊玉衡先
生以經藝之才旁治軒岐之術始所謂技
遊而進乎道者所著寒溫條辨一書破叔
龢之窠臼追仲景之精微余于先生所治
病狀未詳不能依扁鵲倉公傳例而獨闡
吾友靜川孫君言甲辰夏攜問孫君署中

頗感温疫賴先生此書全活甚孤今將捐俸開雕以廣其傳噫先生此書救世實壽世而孫君汲汲流布之意能推其救一家之心者以救世人是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夫錢塘袁枚序

余宦游江左於寅友得　静川孫公
其人方正而質直輕財尚義氣慨
危拯急有豪俠風因與訂交者五
年於茲無比者余以讀禮故寄寓
白門夏秋間藉、傳聞一則曰　孫公
之治温疫也奇而效再則曰孫公

之施醫業也公欲溥且有喟然歎者
曰 孫公之門日雜遝如市其之座倖
且無我行將不堪為繼仁道之難如
是夫余竊心焉諒之以為向者固未
稔 孫公之精於岐黃也至之神應立
效果何道而致此冬月初 孫公偶

過訪欵洽間詢其故　孫公瞿然曰此

楊太翁栗山先生寒溫條辨之為也

我何有哉乃述其得是書之由與黔

是書之效將欲付之梓人以公諸天

下因出是書而屬為敘余非諳于醫

者然反覆觀玩見其于寒溫二字分

條析理截偽歸真如山東父老說
農桑事〻言〻皆着實輒不禁
心摹手追歎嘗一試而況專業家
宜何如代好也乳余因想　孫公年
甫踰强仕子七人成文章者已三人閱
其文洵乎貌皆卓然偉器他日國

未可量　孫公好行其德理固昭評
乎至於寒濕條辨倡者之卓識苦
心析衷前人嘉惠後學則他敘傳
及之不復贅而言也
乾隆四十九年歲在甲辰仲冬月長
至二日晉陽武先振捋譔

自序

漢長沙太守張仲景傷寒論為醫家鼻祖其論治傷寒曰未有溫覆而當不消散者至于治溫病則曰可刺五十九穴可知溫病傷寒劃然兩途矣況世之凶惡大病疫生人在反掌間者盡屬溫病而發于冬月之正傷寒百不一二仲景著書獨詳于彼

而畧于此何與蓋自西漢至晉中歷兩朝數經兵燹人物幾空相傳卒病論六卷不可復覩矣傷寒論十卷溫病副之想已遺亾邇年王叔和搜羅遺稿編為序例或得之傳寫或得之口授或得之斷簡殘編使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流播人間傳之奕禩不為無功惜其雜以己意以溫

病為伏寒暴寒妄立四變攙入傷寒論中以致後人亦以溫病為傷寒無人不以傷寒方治溫病混淆不清貽害無窮將經論亦不足傳信于世此其罪有不容逭矣自晉以來千有餘年以傷寒名家發明其論者不可以數計其尤者如龐安常許叔微韓祗和王海藏趙嗣真張璧王實吳綬汪

撰與林氏校正成氏詮注朱氏活人書陶
氏六書景岳全書王氏準繩其于冬月正
傷寒各緒據考遵今自成一家無可擬議
道及温病無一人而不崇信叔和先傳後經
一字不敢辨別附會支離相沿到喻嘉尚
論篇曰自晉以後之談温病者皆偽學也
惟劉河間直指王安道溯洄以温病與傷

寒爲時不一溫凊不同治方差強人意然
于溫病所以然之故卒未能闡發到底使
人見真守定膽于臨證終屬惝怳何以極
危殆而濟安全一日讀溫疫論至傷寒得
天地之常氣溫病得天地之雜氣而心目
爲之一開又讀儐論至傷寒自氣分而傳
入血分溫病由血分而發出氣分不禁搖

卷流連絡然大悟因釋經論平脉篇有曰清邪中于上焦濁邪中于下焦又曰清邪中上曰潔濁邪中下曰渾清邪濁邪便是雜氣中上中下便是血分熱深于内收經用刺穴之法斷非傷寒常氣外感氣分所有事乃論雜氣伏鬱血分為温病所從出之源變證之總所為赤文綠字開天闢地

之寶符豈拜和序例之造言與百家剿説雷同之所可比哉嗚乎千古疑案兩言决矣予是集畧文之粹擇千失之得零星采輯参以管見著寒温條辯九十二則務辨出温病與傷寒另為一門其根源脉證治法方論燦然昌明于世不復攙入傷寒論中以誤後學是則余之志也知我罪我何

暇計乎編次已定輟其大要弁于簡端夫猶祖述仲景傷寒溫疫溫病制方之本意云爾

旹

乾隆四十九年歲次甲辰正月既望栗山老人楊璿書于溧水縣署之槐陰軒

時年七十有九

刻傷寒瘟疫條辨序

旨薄宦金陵五年矣今年夏第三兒忽感溫病延醫治之百方不效半月而殞既擬兒命之不永而益傷治溫病之舊無善方也蓋自張仲景傷寒論冠絕古今然未嘗言治溫病非不言也其書經兵火之餘散佚過半厥後劉氏直格王氏溯洄雖亦辨傷寒溫病之不同然未能直抉其所以異

之故是以後之醫者仍以治傷寒之方治溫病而愈治愈危矣自亾兒逝後合署藥此病者幾至十人驚弓之後益惶迫不知所從適明府楊公自溧水來出其　尊甫栗山先生所著寒溫條辨見示其言傷寒溫病之別也曰傷寒得天地之常氣風寒外感自氣分而傳入血分溫病得天地之襍氣邪毒內入由血分而發出氣分又曰

傷寒治法急以發表爲第一義溫病治法急以逐穢爲第一義又曰傷寒不見裏證一發汗而外邪即解溫病雖有表證一發汗而內邪愈熾其言明白洞悉如易牙之辨淄澠如離朱之分五色如冰炭之不同氣南北轅之不相及也而要歸仍本於仲景傷寒用溫覆消散溫病用刺穴瀉熱之兩言蓋直以其言心之精微與古人相揖

讓於千載之上每向無字句處千搜萬索鈎其元微而顯出之嗚呼至矣智反覆細讀曠若發矇急以其方治家人之病無不應手而愈嗚呼使智早見此書兒之亾或猶可追然自此書以救吾家之多人則凡病此而獲免者皆　先生之賜也　先生之德其可忘耶又據其方合藥施諸外人凡以温病來告者予之藥無不霍然起目

踵門求藥者至數十百人因念　先生是
書曠代寶書也智於　先生之德無以為
報爰捐貲付鋟木之工以廣其傳俾後之
治温病者悉據是書以治之活人之數當
過於于公矣則　先生之德豈不更大也
耶金陵醫士周杓元頃見是書即先錄副
本以去見令治温病赫然有效使見此書
者皆如周君之信而是式也民生其有賴

也夫

乾隆五十年十一月朔日北平孫宏智敘

傷寒瘟疫條辯目錄

卷一

卷二

卷四

傷寒瘟疫條辯卷一

夏邑後學栗山楊璿玉衡撰　子鼎調次

古宋晜齋先生郭善鄰春山參較

大興靜川孫宏智較梓

治病須知大運辯　訂正

天以陰陽而運六氣。須知有大運。有小運。小則逐歲而更。大則六十年而易。大小有不合。大運於陽。歲位居陰。是陽中之陰。猶夏日之亥子時也。大運於陰。歲位居陽。是陰中之陽。猶冬日之巳午刻也。民病之應

乎運氣在大不在小不可拘小運遺其本而專非其末也譬之子平以運爲主流年利鈍安能移其大局乎病而與大小俱合無論矣有於大運則合歲氣相逆者自從其大而畧變其間也此常理也有於小則合於大相違更有於大運歲氣俱逆者偶爾之變亦當因其變而變應之如冬溫夏涼怪病百出俱不可以常理論也總以大運爲主不以歲氣紛更强合乎證又不設成見於中惟證爲的與司天不合而自合庶乎其近道矣若概謂必先歲氣毋伐天和似非世

則之言實稽東垣李氏一以補中爲主丹溪朱氏一以滋陰爲重戴人張氏一以蕩滌爲先皆能表表於世總得挈領提綱故合一本萬殊之妙不則當年豈無歲氣而必各取其一耶再以痘疹言之有抱要於保元有獨取於辛溫有得意於淸瀉是亦治痘之名手何不見有逐年之分別耶要知大運之使然非三氏之偏僻也如曰偏僻則當年各操其一以應世何以得各擅其勝乎後學不明其故各效其一而不通變亦有畏其偏僻而第據證按時侈談歲氣以示高

卓皆不知循環之大運者也余留心此道年近四旬
鄉閭已經七困肇於乾隆九年甲子猶及謝事寒水
大運證多陰寒治多溫補縱有毒火之證亦屬強弩
之末自茲已後而陽火之證漸漸多矣向溫補宜重
者變而從輕清瀉宜輕者變而從重迨及甲戌乙亥
所宜重瀉者雖極清極解而亦弗驗矣勢必蕩滌而
亢梟之勢始殺至甲申乙酉蕩滌之法向施於初病
者多有首尾而難免者矣歷年已來居然成一定局
間有溫補者什一千百而已是大運轉於相火矣乃

時行之氣，如正傷寒、與冬溫、風溫、暑溫、溼溫、秋溫、瘟疫、疹瘧、燥咳、吐痢、霍亂，並男婦小兒一切諸證，及痘疹，民病火病十八九。何況溫病從無陰證，得天地癘旱潦之氣，其流毒更甚於六淫，又豈寒水司天運者之所可同年語哉。自古運氣靡常，純駁無定，病故變態靡常，補瀉無定。今之非昔，可知後之非今，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易地則皆然矣。任胸臆者，斷斷不能彷彿。余於當事，時懷冰兢，惟恐偏僻致誤，庶幾屢經屢驗，差可自信。亦有莫挽者，明知其逆，不必治，不過

熱腸所迫耳。

脉義辯引

傷寒溫病不識脉。如無目冥行。動輒顛隕。夫脉者氣血之神也。邪正之鑑也。呼吸微茫間。死生關頭。若能驗證分明。指下了然。豈有差錯耶。傷寒脉法。與雜證自是不同。而溫病脉法。與傷寒更是大異。今將長沙內經脉法。揭於前。繼以陶氏浮中沉三診脉法。又繼以溫病與傷寒不同診脉法。誠能洞晰於此。其於治也庶幾乎。

長沙傷寒脈義

問曰。脈有陰陽何謂也。答曰。凡脈浮大動滑數此名陽也。沉濇弱弦微此名陰也。陰證見陽脈者生。按證之陰者陰極也脈之陽者陽生也陰證陽脈爲眞陰證也陽生則陰長故曰生。如厥陰下利手足厥逆脈數微熱汗出。分自愈是也。若陽證見陰脈者死○河間註云。脈不數而緊。則死矣脈近於絕故也。○類經註云。證之陽者假實也。脈之陰者眞虛也。陽證陰脈。卽陰證也。按註旣曰假實知非眞陽旣曰眞虛知爲眞陰。此假陽證眞陰脈。直是陰證似陽也故註日卽陰證也。若火閉而伏。以致脈沉細脫此眞陽證假陰脈。乃是陽證似陰也。非陰證也。辨之不明。死生反掌

寸口脉微。名曰陽不足。陰氣上入於陽中。則灑淅惡寒也。尺脉弱。名曰陰不足。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也。○陽脉浮（濡）陰脉弱者。則血虛。血虛則筋急也。其脉沉（弱）者。榮氣之微也。其脉浮（濡）而汗出如流珠者。衛氣之衰也。按陽脉浮其脉浮之二浮字應是二濡字若是浮字則與衛衰汗出如流珠之義不屬其脉沉之沉字應是弱字若是沉字則與血虛榮微之義不屬悉宜改之

寸口脉浮為在表。沉為在裏。數為在府。遲為在藏。若脉浮大者。氣實血虛也。

寸口脉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傷衛。寒則

傷榮衛榮俱傷骨節煩痛當發其汗也。

夏月盛熱欲著複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所以然者陽微則惡寒陰虛則發熱也。

寸口脈浮大而醫反下之此爲大逆浮則無血大則爲寒寒氣相搏則爲腸鳴醫乃不知而反飲冷水令汗大出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必䬦。按令汗大出四字與上下文義不相連貫當是衍文宜刪之

諸脈浮數當發熱而反灑淅惡寒若有痛處飲食如常者當發其癰。脈數不時則生惡瘡也。

傷寒表證欲發其汗脈浮有力者乃可汗之若浮而無力或尺脈弱濇遲細者此真氣內虛不可汗也汗之則死○傷寒裏證已具而欲下之切其脈沉有力或沉滑有力乃可下之若沉細無力或浮而虛者此真氣內虛不可下也下之則死○仲景治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此太陽少陰之兩感也有太陽之表熱故用麻黃有少陰之脈沉故用附子細辛發表溫裏並行此證治之奇脈法之奧故內經曰微妙在脈不可不察也

內經脉義

內經曰。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王太僕註曰。言病熱而脉數。按之不鼓動於指下者。此陰盛格陽而致之。非熱也。又曰。脉至而從。按之鼓甚而盛也。王太僕註曰。言病證似寒。按之而脉氣鼓動指下而盛者。此陽甚格陰而致之。非寒也。東垣治一傷寒。目赤面赤。煩渴引飲。脉息七八至。按之不鼓。此陰盛格陽於外。非熱也。用乾薑附子湯加人參。數服得汗而愈。亦治法之奇妙也。大抵診脉之要。全在沉脉中

分虛實。如輕手按之脉來得大。重按則無者。乃無根蒂之脉。爲散脉。此虛極而元氣將脫也。切不可發表攻裏。如誤治之則死。須人參大劑煎飲之。以上所言乃脉證治例之始。水火徵兆之微。陰陽倚伏之理。要當窮究其指趣。不可輕易而切之也。

陶氏傷寒三診脉義

浮診法。以手輕按於皮膚之上。切其浮脉之來。以察表裏之虛實。尺寸俱浮者。太陽也。浮而緊者。爲寒在表。浮而數者。爲熱在表。以脉中有力爲有神可汗

之浮而緩者爲風在表可解之不可汗浮而無力爲虛爲無神不可汗凡尺脉浮寸脉浮俱有力可汗也尺脉遲弱者此眞氣不足不可汗也浮大有力爲實爲熱可汗之浮大無力爲虛爲散不可汗也浮而長太陽合陽明浮而弦太陽合少陽凡脉浮主表不可攻裏也

中診法○以手不輕不重按至肌肉之分而切之以察陽明少陽二經之脉也尺寸俱長者陽明也浮長有力則兼太陽表未解也無汗者宜發汗長而有

力為熱。當解肌。長而數有力為熱甚。當平熱也。長洪長滑有力。此胃中實熱。可攻之也。尺寸俱弦者。少陽也。宜和之。浮弦有力兼太陽。表未解也。可發汗。弦洪弦長弦數弦滑有力為熱甚。宜清解之。弦遲弦小弦微皆內虛有寒。宜溫之也。凡弦脉只可和。不可汗下。不可利小便也。

沉診法〇重手按至筋骨之分而切之。以察裏證之虛實也。尺寸俱沉細者。太陰也。俱沉者。少陰也。俱沉弦者。厥陰也。沉疾沉滑沉實為有力有神。為陽盛陰

微急宜滋陰以退陽也沉遲沉細沉微爲無力無神爲陰盛陽微急宜生脉以回陽也大抵沉診之脉最爲緊關之要以决陰陽寒熱用藥死生在毫髮之間脉中有力爲有神爲可治脉中無力爲無神爲難治用藥宜守而不宜攻宜補而不宜瀉也

温病與傷寒不同診脉義 諸書未載

凡温病脉不浮不沉中按洪長滑數右手反盛於左手總由佛熱鬱滯脉結於中故也若左手脉盛或浮而緊自是感冒風寒之病非温病也

凡溫病脉怫熱在中。多見於肌肉之分而不甚浮。若熱鬱少陰。則脉沉伏欲絕。非陰脉也。陽邪閉脉也。

凡傷寒自外之内。從氣分入。始病發熱惡寒。一二日不作煩渴。脉多浮緊。不傳三陰。脉不見沉。溫病由內達外。從血分出。始病不惡寒而發熱。一熱即口燥咽乾而渴。脉多洪滑。甚則沉伏。此發表淸裏之所以異也。

凡浮診中診浮大有力。浮長有力。傷寒得此脉。自當發汗。此麻黃桂枝證也。溫病始發。雖有此脉。切不

於脉中即見得與此發前人所未到之旨也

可發汗。次白虎瀉心證也。死生關頭。全於此分。

凡溫病內外有熱。其脉沉伏。不洪不數。但指下沉而小急。斷不可誤為虛寒。若以辛溫之藥治之。是益其熱也。所以傷寒多從脉。溫病多從證。蓋傷寒風寒外入。循經傳也。溫病怫熱內爍。溢於經也。

凡傷寒始本太陽。發熱頭痛。而脉反沉者。雖曰太陽。實見少陰之脉。故用四逆湯溫之。若溫病始發。未嘗不發熱頭痛。而見脉沉濇而小急。此伏熱之毒。滯於少陰。不能發出陽分。所以身大熱而四肢不

此段議論乃千古特識患温者從此不冤矣俗醫何從而見

熱者此名厥正雜氣怫鬱火邪閉脉而伏也急以鹹寒大苦之味大清大瀉之斷不可誤爲傷寒之陽始病反見少陰脉沉而用四逆湯温之温之則壞事矣又不可誤爲傷寒陽厥愼不可下而用四逆散和之和之則病甚矣蓋熱鬱亢閉陽氣不能交接於四肢故脉沉而濇甚至六脉俱絶此脉厥也手足逆冷甚至通身冰凉此體厥也即仲景所謂陽厥厥淺熱亦淺厥深熱亦深是也下之斷不可遲非見眞守定通權達變者不足以語此

凡溫病脉中診洪長滑數者輕重則脉沉甚則閉絕

此辯溫病與傷寒脉浮脉沉異治之要訣也

凡溫病脉洪長滑數兼緩者易治兼弦者難治

凡溫病脉沉濇小急四肢厥逆通身如冰者危

凡溫病脉兩手閉絕或一手閉絕者危

凡溫病脉沉濇而微狀若屋漏者死

凡溫病脉浮大而散狀若釜沸者死

按傷寒溫病必須診脉施治有脉與證相應者則易於識別若脉與證不相應却宜審察緩急或該從脉

或該從證務要脈證兩得。即如表證脈不浮者可汗
而解裏證脈不沉者可下而解以邪氣微不能牽引
抑鬱正氣故脈不應下利脈實有病愈者但得證[illegible]。
復有實脈乃天年脈也又脈法之辯以洪滑者爲陽
爲實以微弱者爲陰爲虛不待問也然仲景曰若脈
浮大者氣實血虛也內經曰脈大四倍以上爲關格
皆爲真虛陶氏曰不論浮沉大小但指下無力重按
全無便是陰脈此洪滑之未必盡爲陽也實也景岳
曰其脈如有如無附骨乃見沉微細脈乃陰陽[illegible][illegible]

此治鍵也宜留

閉塞之候陶氏曰凡內外有熱其脉沉伏不洪不指下沉濇而小急是爲伏熱此微弱之末必盡爲也虛也夫脉原不可一途而取須以神氣形色聲證候彼此相參以决死生安危方爲盡善所以古望聞問切四者缺一不可

傷寒脉證辯

太陽經病頭項痛腰脊强身痛發熱悪寒悪風脉浮緊以太陽經脉由脊背連風府至巔頂故爲此證也三陽之表也仲景曰大汗後身熱愈甚者陰陽交而魂魄離也

陽明經病身熱目痛鼻乾不眠脈洪而長以陽明主肌肉其脈挾鼻絡於目故爲此證此三陽之裏也

正陽明府病由表傳裏由經入府也邪氣既深故爲潮熱自汗譫語發渴不惡寒反惡熱揭去衣被揚手擲足或發斑黃狂亂五六日不大便脈滑而實此實熱已傳於內乃可下之若脈弱無神又當詳辨

少陽經病往來寒熱胸脇滿痛默默不欲食心煩喜嘔口苦目眩耳聾脈弦而數以少陽經脈循脇肋絡於耳故爲此證此三陽三陰之間也由此漸入三陰

故爲半表半裏之證。傷寒邪在三陽。但有一毫表證。總以發汗解肌爲主。

太陰經病腹滿而吐。食不下。嗌乾。手足自溫。或自利腹痛。不渴。脉沉而細。以太陰經脉。布胃中。絡於嗌。故爲此證。

少陰經病。欲吐不吐。脉注胸。邪上逆。心煩。絡心故煩。但欲寐。陰主靜。口燥舌乾。自利而渴。絡心故乾渴。或咽痛泄利。引衣踡臥。寒主收引。故踡臥。其脉沉。以少陰經脉。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爲此證。

厥陰經病。煩滿囊縮。脉循陰器。消渴。子盛則母虛。故腎水消而生渴。氣上

撞心。心中痛熱。母盛則子實故氣撞心而痛熱饑不欲食。食即吐。
木邪則土受傷下之利不止。脈沉而弦。以厥陰經脈循陰
絡於肝故爲此證。

按傷寒自外之內脈證一定而傳變無常但不可
於日數泥於次序。內經次第言之者以發明其理
大抵太陽表證居多。然豈無初病徑犯陽明者豈
發於太陽即少陰受之者豈無太陽熱證以次而
三陰者豈無太陽止傳陽明少陽而不傳三陰者
以仲景有云日數雖多有表證即宜汗日數雖少

仍從傷寒論中剔出溫病得於雜氣非傷寒外感風寒不同是

裏證即宜下此二句語活而義廣治傷寒之良[illegible]

溫病脉證辨

栗山曰此段乃溫病脉證根源也雖未明言溫病[illegible]

傷寒論平脉篇曰寸口脉陰陽俱緊者法當清[illegible]於上焦濁邪中於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潔也濁[illegible]

其語意與傷寒絕不相干讀者以溫病得[illegible]

下名曰渾也陰中於邪必內慄也

[illegible]氣纖論以溫病由血分出觀此益信

慄竦縮也按經[illegible]清邪曰濁邪[illegible]非風寒暑濕燥火六氣之邪也另爲一種乃天地之雜氣也種種惡穢上溷空明清淨之氣下敗水土汙濁之氣人受之故上曰潔下曰渾中必內慄也

玩篇中此四十六字全非傷寒脉證所有事乃論溫病所從入之門變證之總所謂赤文綠字開天

識符得關竅

奇想天開妙符至理溫將之邪醫從此復明於世矣

關地之寶符人未之識耳大意謂人之鼻氣通於天如毒霧烟瘴謂之淸邪是雜氣之浮而上者（經云淸邪中上焦是也）從鼻息而上入於陽而陽分受傷久則發熱頭腫項强頭攣與俗稱大頭溫蝦蟆溫之說符也人之口氣通於地如水土物產化爲濁邪是雜氣之沉而下者（經云濁邪中下焦是也）從口舌而下入於陰而陰分受傷久則臍築湫痛嘔瀉腹鳴足膝厥逆便淸下重與俗稱絞腸溫軟腳溫之說符也（經云陰中於邪是也）然從鼻從口所入之邪必先注中焦分佈上下故中焦受邪則淸濁相干氣滯

血凝不流其釀變即現中焦與俗稱瓜瓤溫疙瘩溫陽毒陰毒之說符也此三焦定位之邪也氣口脈盛膈內傷洪長滑數陰陽搏激曰緊若三焦邪溷爲一則怫鬱熏蒸口爛蝕斷衛氣通者游行經絡藏府則爲癰膿榮氣通者噎出聲嗢咽塞熱壅不行則下血如豚肝如屋漏然以榮衛漸通猶非危候若上焦之陽下焦之陰兩不相交則脾氣於中難運斯五液注下而生氣幾絕矣繹論所謂傳異自氣分傳入血分溫病由血分發出氣分鐵案

傷寒以
脈爲主

不移傷寒得天地之常氣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側自皮膚傳經絡受病於氣分故治而即動謂真脈證治法急以發表爲第一義入裏則不消矣未有溫覆而當不消散者何至傳入裏分變證百出哉河間以傷寒爲雜病溫病爲大病信然蓋溫病得天地之雜氣由口鼻入直行中道流佈三焦散慢不收去而復合受病於血分故鬱久而發亦有因外感或饑飽勞碌或焦思氣鬱觸動而發者一發則邪氣充斥奔迫上行極而下

温病以逐穢爲主

行極而上。即脈閉體厥。從無陰證。皆毒火也。與傷寒外感與治傷寒溫散。何相干涉。奈何千年憒憒。混爲一病。試折衷於經論。寧不涣然冰釋哉。治法急以逐穢爲第一義。上焦如霧。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漚。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决而逐之。兼以解毒。惡穢既通。乘勢追拔。勿使潛滋。所以溫病非瀉則淸。非淸則瀉。原無多方。時其輕重緩急而救之。或該從證。或該從脈。切勿造次。

此段明言溫病治法與傷寒不同

傷寒論曰。凡治溫病可刺五十九穴。

成註。以瀉諸經之溫熱。謂瀉諸陽之熱逆。瀉胸中之熱。瀉胃中之熱。瀉四肢之熱。瀉五藏之熱也。

按溫病脈。經曰。寸口脈陰陽俱緊。與傷寒脈浮緊浮緩不同。溫病證。經曰。中上焦。中下焦。陰中邪升降散。與雙解散。是其主方也。與傷寒證。行身背。行身前。行身側。不同。溫病治法。經曰。刺五十九穴。與傷寒治法。溫覆發散不同。非以溫病雖有表證。實無表邪。明示不可汗耶。獨是河間以傷寒為雜病。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至詳且悉。溫病為大病。豈反無方

論治法乎。噫兵燹散亡。傳寫多訛。錯簡亦復不少。承訛襲謬。積習相沿。迄今千餘年。名手林立。方書充棟。未有不令發汗之說。余一人以管窺之見。而欲革故洗新。使之從風。亦知其難。然而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

温病與傷寒根源辨

西漢張仲景著卒病傷寒論十六卷。當世兆民賴以生全。至晉代不過兩朝相隔。其卒病論六卷已不可復覩。即傷寒論十卷。想亦刼火之餘。僅得之讀者之

人皆知仲景之法自叔和而明不知亦自叔和而晦溫病之壞始此矣後賢先何從悉附會闡賢爲叔和功臣非仲景功臣也茲欲繼仲景淵微必先破叔和背離經畔五般雜爲金鏡設不令爲區別一概論稱混收鮮不

口授。其中不無殘闕失次。賴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爲校正。而溫病失傳。王叔和搜討成書。附以已意。指爲伏寒。插入異氣。似近理而彌亂眞。其序例有曰。冬時嚴寒殺厲之氣。中而卽病者爲傷寒。中而不卽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成無已註云。先夏至爲溫病。後夏至爲暑病。溫暑之病。本於傷寒而得之。由斯以談。溫病與傷寒同一根源也。又何怪乎後人治溫病皆以傷寒方論治之也。殊不知溫病另爲一種。非寒毒藏至

俟治疫者之採擇

春夏變也自叔和即病不即病之論定而後世各家方附會之不暇誰敢辨之乎余爲撥片雲之翳以著白晝之光夫嚴寒中人頃刻即變輕則感冒重則傷寒非若春夏秋風暑濕燥所傷之可緩也即感冒一證之最輕者尚爾頭痛身痛發熱惡寒四肢拘急鼻塞痰喘當即爲病不能容隱今爲嚴寒殺厲所中反能藏伏過時而變誰其信之更問何等中而即病何等中而不即病何等中而即病者頭痛如破身痛如杖惡寒項强發熱如炙或喘或嘔煩燥不寧甚則發

瘥。六脉如弦浮緊洪數、傳變不可勝言。失治乃至傷生。何等中而不即病者、感則一毫不覺。既而挨至春夏。當其已中之後、未發之前、神氣聲色不變、飲食起居如常。其已發之證、勢更烈於傷寒。況風寒侵人、未有不由肌表而入。所傷皆同榮衛。所中均係嚴寒。一者何其靈敏。感而遂通。一者何其癡呆。寂然不動。一本而枝殊、同源而流異。此必無之事、歷來各家。無不奉之爲祖。所謂千古疑城、莫此難破。然而孰得孰失。要此目字灼明讀、何去何從。芸夫牧豎。亦能辯之。再問何等與毒藏於

此是毒烈之氣留在何經而發何病不是正論却是斷自己的案可知中而不即病寒毒藏於肌膚之說於理大悖矣質之叔和何所以對

肌膚夫肌爲肌表膚爲皮之淺者其間一毫一竅無

小道是乃仁術也聊以辯之親切懇至而深

非榮衛經行所攝之地即偶爾脫衣換帽所冒些小風寒當病而隨尚不能稽留何況嚴寒殺厲之氣且藏於皮膚最淺之處反能容忍至春更歷春至夏發耶此固不待辯而自諭矣乃又曰須知毒烈之氣留在何經而發何病前後不答非故自相矛盾其意實欲爲異氣四變作開山祖師也後人孰知其爲一場懵懂乎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凡治傷寒大法要在表裏分明未入於府者邪在表也可汗而已已入

於府者。邪在裏也。可下而已。若夫溫病。果係寒毒藏於肌膚。延至春夏。猶發於表。用藥不離辛溫。邪氣還從汗解。令後世治溫病者。仍執肌膚在表之寒毒。一投發散。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且夫世之病屬大病死生人在反掌間者。盡屬溫病。發於冬月正傷寒者。千百一二。而方書混同立論。毫無分別。總由王叔和序傷寒論於散亡之餘。將溫病一門失於編入。指為伏寒異氣。妄立溫瘧風溫溫毒溫疫四變。插入傷寒論中。混而為一。其證治非徒大壞而將泯焉。後之學者

謝山可援此案必不可動溫疫論雜氣一語開溫病無窮法門續論血分一語開溫病無窮方論東外人家見有發熱頭痛諸症者大家驚恐呼爲雜病此謝遍中病根習而不察者吾輩也

殆自是而無所尋逐也已余於此道中已三折其肱矣彙以閱歷之久實見得根源所出傷寒得天地之常氣雜氣之說出自溫疫論氣分血分之說出自續論書常氣風寒外感自氣分而傳入血分溫病得天地之古特識本此以辨溫病與傷寒異與辨治溫病與治傷寒異非甚謬也雜氣邪毒內入由血分而發出氣分一彼一此乃風馬牛不相及也何以言之常氣者風寒暑濕燥火天地四時錯行之六氣也雜氣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非燥非火天地間另爲一種偶荒旱潦疵癘烟瘴之毒氣也故常氣受病在表淺而易雜氣受病在裏深而難就令如序例所云寒毒藏於肌膚至春夏變爲

溫病暑病亦寒毒之自變爲溫自變爲暑耳還是冬來常氣亦猶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說於雜氣何與千古流弊祇緣人不知疵癘旱潦之雜氣而爲溫病遂與傷寒視而爲一病不分兩治余故不辭謗陋條分縷晰將溫病與傷寒辨明各有病原各有脉息各有證候各有治法各有方論令醫家早爲突曲徙薪之計庶不至焦頭爛額耳

或問內經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余曰冬傷於寒謂人當冬時受寒氣也春必病溫謂人到來春必病熱

也亦猶經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云爾東垣云其所以不病於冬而病於春者以寒水居卯之分方得其權大寒之令復行於春開發腠理少陰不藏辛苦之人陽氣外泄誰爲鼓舞陰精內枯誰爲滋養生化之源已絕身之所存者熱也故內經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水衰火旺來春其病未有不發熱者於溫病何與溫病者疵癘之雜氣非冬來之常氣也腎虛人易爲雜氣所侵則有之非謂傷於寒則爲溫病也經何以不曰溫病而必曰病溫蓋溫者熱之始

熱者。溫之終也。豈諸家所謂溫病者乎。特辯以正前人註釋之謬。

溫病與傷寒治法辯

讀仲景書。一字一句都有精義。後人之千方萬論。再不能出其範圍。余又何辯乎。蓋仍本之仲景矣。傷寒論曰。凡傷寒之爲病。多從風寒得之。風屬陽、寒屬陰。然風送寒來、寒隨風入、本爲同氣、故寒之淺者卽爲傷風、風之深者卽爲傷寒、故曰傷寒從風寒得之、始因表中風寒。入裏則不消矣。未有溫覆而當不消散者。成氏註。風寒初客於皮膚。便投湯藥。溫覆發散而當則

似從傷寒論中看出溫病治法與傷寒不同處確有判別處

瀉心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也

看仲景治法溫病與傷寒原是兩門惜經兵火之餘散亡不傳耳此段結上文

無不消散之邪此論傷寒治法也其用藥自是麻黃桂枝大小青龍一派傷寒論曰凡治溫病可刺五十九穴成氏註以瀉諸經之溫熱謂瀉諸陽之熱逆瀉胸中之熱瀉胃中之熱瀉四肢之熱瀉五藏之熱也此論溫病治法也若用藥當是白虎瀉心大柴胡三承氣一派末又曰此以前是傷寒溫病證候也詳仲景兩條治法於傷寒則用溫覆消散於溫病則用刺穴瀉熱溫病與傷寒異治判若冰炭如此信乎仲景治溫病必別有方論嗚呼歷年久遠兵燹散亡王叔

所以然之故乃得於稍似也門血分發出氣分也

和指爲伏寒挿入異氣後之名公尊信附會沿習耳問遂將溫病爲傷寒混同論治或以白虎承氣治傷寒或以麻黃桂枝治溫病或以爲麻黃桂枝今時難用或以爲溫病春用麻黃桂枝須加黃芩夏用麻黃桂枝須加石膏或於溫病知用白虎瀉心承氣而不敢用麻黃桂枝青龍者但昧於所以然之故溫病與傷寒異治處總未洞晰惟王氏溯洄著有傷寒立法考溫病熱病說其治法較若列眉千年長夜忽遇燈炬何幸如之惜其不知溫病中於雜氣而於嚴寒中

劉王二公分辨溫病與傷寒異，是千古特識，惜不知溫病爲雜氣也。因此爲詳明，以補王劉所未及。見其與[illegible]得定論也。[illegible]叔微[illegible]二[illegible]分[illegible]二公唯不知溫病爲雜氣，雖指分二門，其實不[illegible]叔和序

而不即病至春夏變爲溫暑之謬說一樣糊塗以爲證治與傷寒異病原與傷寒同而未免小視輕忽之也劉氏直格以傷寒爲雜病以溫病爲大病特製雙解散涼膈散三黃石膏湯爲治溫病主方其見高出千古深得長沙不傳之秘惜其不知溫病中於雜氣而於傷寒未傳陰證溫病從無陰證之治法無所發明庸工不能解其理不善用其方而猥以寒凉摘斥之也諸家混淆不清而二公亦千慮之失也余於此道中抱膝長吟細玩傷寒論平脈篇曰清邪中上焦

[illegible]伏邪鼎燃之[illegible]所以三焦俱[illegible]溫散解散內[illegible]用麻黃披[illegible]源濁流清源[illegible]於此乃點出[illegible]溺眼睛矣[illegible]平脈篇中兩[illegible]中明不厭重[illegible]可為發心裂[illegible]也

濁邪中下焦陰中於邪等語始翻然頓悟曰此非傷寒外感常氣所有事乃雜氣由口鼻入三焦怫鬱內熾溫病之所由來也因此以辯溫病與傷寒異辯治溫病與治傷寒異爲大關鍵故多採王劉二公之論並纘論緒論溫疫論尚論篇及諸前輩方論但有一條一段不悖於是者無不零星湊合以發揮仲景傷寒溫覆消散溫病刺穴瀉熱之意或法其所太過或補其所不及或衍其所未暢實多苦心云

行邪伏邪辯

凡邪有客有行邪有伏邪故治法有難有易取效有遲有速行邪如冬月正傷寒風寒爲病自外之內有循經而傳者有越經而傳者有傳一二經而止者有傳盡六經不罷者有始終只在一經而不傳者有從陽經傳陰經爲熱證者亦有變爲寒證者有直中陰經爲寒證者正如行人經由某地本無根蒂因其漂浮之勢病形雖亂若果在經一汗而解若果在胃一下而愈若果屬寒一於溫補若果傳變無常隨經治之有證可憑藥到便能獲效所謂得天地之常氣風

施救役人無論
野[illegible]湖[illegible]汐行
淋漓[illegible]快令人
以閒心謝

寒外感自氣分傳入血分者是也先伏而後行者溫病也無形無聲者難言矣毒霧之來也無端烟瘴之出也無時濕熱薰蒸之惡穢無窮無數兼以饑殍在野胔骼之掩埋不厚甚有死尸連床魄汗之淋漓自充遂使一切不正之氣升降流行於上下之間人在氣交中無可逃避雖童男室女以無漏之體富貴豐亨以幽閒之志且不能不共相燄染而辛苦之人可知矣而貧乏困頓之人又豈顧問哉語云大兵之後必有大荒大荒之後必有大疫此天地之氣數也誰

能外之疵癘旱潦之災禽獸往往不免而況人乎所謂得天地之雜氣邪熱內鬱由血分發出氣分者是也當其初病之時不惟不能即療其病而病勢日日加重病家見病反增即欲更醫醫家不解其故亦自驚疑竟不知先時蘊蓄邪微則病微邪甚則病甚病之輕重非關於醫人之死生全賴藥石故諺有之曰傷寒莫治頭勞病莫治尾若果是傷寒初受肌表不過浮邪在經一汗可解何難之有不知蓋指溫病而言也要其所以難者總因古今醫家積習相沿俱以

溫病為傷寒俱以傷寒方治溫病致令溫魂疫魄含冤地下誠能分晰明白看成兩樣脈證兩樣治法識得常氣雜氣表裏寒熱再詳氣分血分內外輕重自迎刃而解何至殺人耶雖曰溫病怪證奇出如飈舉蠭湧勢不可遏其實不過專主上中下焦毒火深重非若傷寒外感傳變無常用藥且無多方見效捷如影響按法治之自無殞命之理至於死而復甦病後調理實實虛虛之間用藥却宜斟酌妙算不能預定凡此但可為知者道也若夫久病枯槁酒色耗竭耆

老風燭已入四損不可正治之條又不可同年而語

證候辨

或曰子辯温病與傷寒有雲壤之別今用白虎爲心承氣扺當皆傷寒方也既同其方必同其證子何言之異也余曰傷寒初起必有感冒之因冬月烈風嚴寒雖屬天地之常氣但人或單衣風露或強力入水或臨風脫衣或當簷沐浴或道路衝寒自覺肌肉粟起既而四肢拘急頭痛發熱惡寒惡風脉緩有汗爲中風脉緊無汗爲傷寒或失治或誤治以致變證蜂

一溫病初起原無感冒之因天地之雜氣無形無聲氣交流行由口鼻入三焦人自不覺耳不比風寒感冒一着即病及其鬱久而發也忽覺凜凜以後但熱而不惡寒或因饑飽勞碌焦思氣鬱觸動其邪是促其發也不因所觸內之鬱熱自發者居多傷寒之邪自外傳內溫病之邪由內達外傷寒多表證初病發熱頭痛未即口燥咽乾溫病皆裏證一發即口燥咽乾未嘗不發熱頭痛傷寒外邪一汗而解溫病伏邪雖汗不解病且加重傷寒解以發汗溫病解以戰汗

傷寒汗解在前溫病汗解在後解薄荷連根搗取自然汁服能散一切風毒傷寒投劑可使立汗溫病下後裏清表透不汗自愈終有得汗而解者傷寒感邪在經以經傳經溫病伏邪在內內溢於經傷寒感發甚暴溫病多有淹纏三五七日忽然加重亦有發之甚暴者傷寒不傳染於人溫病多傳染於人傷寒多感太陽溫病多起陽明傷寒以發表為先溫病以清裏為主各有證候種種不同其所同者傷寒溫病皆致胃實故用白虎承氣等方清熱導滯後一節治法亦無大異不得謂裏

證同而表證亦同耳

寒熱爲治病大綱領辯

客有過而問之者曰聞子著寒溫條辯將發明傷寒乎抑發明溫病也特念無論傷寒溫病未有不發於寒熱者先賢之治法有以爲熱者有以爲寒者有以爲寒熱之錯出者此爲治病大綱領盍爲我條分而辯論焉余曰願受教客曰內經云熱病者傷寒之類也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未入於府者可汗而已已入於府者可下而已三陽三陰五藏六府皆受病

道常盡變之說甚
古今病勢人情

榮衛不行藏府不通則死矣又曰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下而已內經直言傷寒為熱而不言其有寒仲景傷寒論垂一百一十三方用桂附人參者八十有奇仲景治法與內經不同其故何也余曰上古之世恬淡渾穆精神內守即有傷寒一清熱而愈可此內經道其常也世不古若人非昔比以病有淺深則治有輕重氣禀日趨於澆薄故有鬱熱而兼有虛寒此仲景盡其變也喀又曰傷寒以發汗為第一義然麻黄桂枝大青龍每苦於熱而難用

雙解涼膈三黃石膏六一順氣大柴胡五方有治溫病之不同[illegible]辨[illegible]解[illegible]承氣湯[illegible]承氣湯[illegible]說去芒[illegible]梔柏[illegible]心承氣湯加[illegible]黃[illegible]用酒[illegible]承氣湯

此段辨溫病與傷寒之界辨[illegible]

輕用則有狂燥斑黃衄血亡陽之失致成熱毒壞病故河間自製雙解散涼膈散三黃石膏湯若麻黃桂枝大青龍果不宜用仲景何以列於一百一十三方之首乎致使學者視仲景書欲伏焉而不敢決欲棄焉而莫之外夫仲景為醫家立法不祧之祖而其方難用其故何也余曰傷寒以病則寒以時則寒其用之固宜若用於溫病誠不免狂燥斑黃衄血亡陽之失矣辛溫發散之藥仲景蓋為冬月觸冒風寒之常氣而發之傷寒設不為感受天地疵癘旱潦之雜氣

溫病與治傷寒之異坦白明亮一空無數浮泥而筆力足以達之

而發之溫病哉仲景治溫病必别有方論今不見者其亡之也叔和搜採仲景舊論之散落者以成書功莫大矣但惜其以自己之說雜於仲景所言之中使玉石不分耳溫病與傷寒異治處惟劉河間王安道始倡其說余屢驗得凶厲大病死生在數日間者惟溫病為然而發於冬月之正傷寒者百不一出此河間所製雙解涼膈三黃石膏清瀉內熱之所以可用而仲景麻黃桂枝大清龍正發汗者之所以不可用也蓋冬月觸冒風寒之常氣而病謂之傷寒四時

觸受疵癘之雜氣而病謂之温病。與其根源之不一。故脉證不能相同。治法不可相混耳。客又曰。人有傷寒初病。直中三陰。其爲寒證無疑矣。又有初病三陽本是熱證。傳至三陰。裏實可下。止該用承氣抵當。乃問有寒證可温可補。又用理中四逆。其故何也。余曰以初本是熱證。或久病枯竭。或暴感風寒。或飲食生冷。或過爲寒凉之藥所攻伐。遂變成陰證。所云害熱未已。寒證復起。始爲熱中。末傳寒中是也。且人之虛而未甚者。胃氣尚能與邪搏而爲實熱之證。若虛之

傷寒論中亡陰是寒證若亦是熱證傳至三陰然證變爲寒證此上辨亦未言及此已論之

侵入浮越四字令人咀嚼不盡

甚者亡陽於外亡陰於內上而津脫下而液脫不能勝其邪之傷因之下陷而裏寒之證作矣熱極生寒其證多危以氣血之虛脫也客又曰寒熱互乘虛實錯出既聞命矣子之治療果何以得其宜條辯之說可聞否乎余曰證治多端難以旨喻傷寒自表傳裏裏證皆表證侵入於內也溫病由裏達表表證即裏證浮越於外也大抵病在表證有可用麻黃桂枝葛根辛溫發汗者傷寒是也有可用神解清化升降芳香辛涼清熱者溫病是也在半表半裏證有可用小

補出寒證治法
又補出時氣病
瘧疾痢等繼審

柴胡加減和解者傷寒是也有可用增損大柴胡增損三黃石膏湯內外攻發者溫病是也在裏證有可用涼膈承氣鹹寒攻伐者溫病與傷寒大畧同有可用理陰補陰溫中補中調之養之者溫病與傷寒大畧同但溫病無陰證宜溫補者即所云四損不可正治也若夫傷寒直中三陰之真寒證不過理中四逆附子白通一於溫補之而已至於四時交錯六氣不節以致霍亂瘧痢吐瀉咳嗽風溫暑溫濕溫秋溫冬溫等病感時行之氣而變者或熱或寒或寒熱錯出

又當觀其何時何氣參酌傷寒溫病之法以意消息而治之此方治之宜大畧如此而變證之異則有言不能傳者能知意在言表則知所未言者矣客又曰子之治療誠無可易矣第前輩諸名家皆以爲溫暑之病本於傷寒而得之而子獨辯溫病與傷寒根源異治法異行邪伏邪異證候異六經脈證異並與時氣之病異得勿嫌於違古乎余曰吾人立法立言特患不合於理無濟於世耳果能有合於理有濟於世雖違之庸何傷客唯唯而退因槩括其說曰寒熱爲

病與傷寒與辨不厭重複言之正是婆心懇切處從此分解是作書根本處

治病大綱領辯。向祈臨病之工。務須辯明的確。或爲傷寒。或爲溫病。再諦審其或屬熱。或屬寒。或屬寒熱錯出。必洞悉於胸中。然後診脉定方。斷不可偏執已見。亦不可偏信一家之謬說。庶不至於差錯也。

發表爲第一關節辯

傷寒。冬月感冒風寒之常氣而發之病名也。溫病。四時𠂆受天地疵癘旱潦之雜氣而發之病名也。根源岐出。枝分泒别。病態之異。判若霄壤。竊驗得古厲大病。死生人在數日間者。盡屬溫病。而發於正傷寒者

前一節治法大異此論發前人未發之奇

未嘗多見蕭萬輿軒岐救正曰其值嚴冬得正傷寒者二十年來於千人中僅見兩人故傷寒實非大病而溫病方爲大病也從來傷寒諸籍能辯溫病與傷寒之異治者止見劉河間王安道兩公而病源之所以異處亦未道出汴梁余宗其說而闡發之著爲寒溫條辯若論裏證或清或攻或消或補後一節治法溫病與傷寒雖曰不同亦無大異唯初病解表前一節治法大有天淵之別蓋傷寒感冒風寒之常氣自外而傳於內又在冬月非辛溫之藥何以開腠理而

傷寒得於常氣溫病得於雜氣本又可溫疫論王劉亦未言及論溫病無外感而內之鬱熱自發以補王劉所未及

論溫病證行先見表而後見裏者以補王劉所未及

逐寒邪此麻黃桂枝大青龍之所以可用也若溫病得於天地之雜氣怫熱在裏由內而達於外故不惡寒而作渴此內之鬱熱為重外感為輕兼有無外感而內之鬱熱自發者又多發在春夏若用辛溫解表是為抱薪投火輕者必重重者必死惟用辛涼苦寒如升降雙解之劑以開導其裏熱裏熱除而表證自解矣亦有先見表證而後見裏證者蓋怫熱自內達外熱鬱腠理之時若不用辛涼解散則熱邪不得外泄遂還裏而成可攻之證非如傷寒從表而傳裏也

傷寒發汗則病外邪汗解者治溫病出汗者異處即在此

病之輕者神解散清化湯之類病之重者芳香飲加味涼膈散之類如升降散增損雙解散尤爲對證之藥故傷寒不見裏證一發汗而外邪即解溫病雖有表證一發汗而內邪愈熾此麻黄桂枝大青龍後人用以治傷寒未有不生者用以治溫病未有不死者此前一節治法所謂大有天淵之别也舉世不悟誤人甚衆故特表而出之以告天下之治溫病而等於傷寒者又溫病要得主腦譬如溫氣充心心經透出邪火橫行嫁禍乘其瑕隙虧損之處現出無窮怪狀

此論發前人所未發將家病家每爲舊病所誤

令人無處下手要其用藥只在瀉心經之邪火爲君而餘邪自退每見人有腎元素虛或適逢淫慾一値溫病暴發邪陷下焦氣道不施以致便閉腹脹至夜發熱以導赤五苓全然不效一投升降雙解而小便如注又一隅之虧邪乘宿損如頭風痛腰腿痛心痛腹痛痰火喘嗽吐血便血崩帶淋瀝之類皆可作如是觀大抵邪行如水惟注者受之一着溫病舊病必發治法當先主溫病溫邪退而舊日之病不治自愈矣不得主腦徒治舊病不唯無益而壞病更烈於傷

此篇論溫病傷寒治法各見精切而其文亦有筆有法古致鏘然忽止忽起正忽斷層疊峰出反覆一絲無隙是真強弩中丞後勁

寒也。若四損之人。又非一例之虧者可比。傷寒要辯疑似。有如狂而似發狂者。有畜血發黃而似濕熱發黃者。有短氣而似發喘者。有痞滿而似結胸者。有併病而似合病者。有少陰發熱而似太陽發熱者。有太陽病脈沉而似少陰者。太陽少陰。俱是發熱脈沉細。但以頭痛為太陽。頭不痛為少陰辯之頭緒多端。務須辯明。如法治療。若得汗吐下合度。溫清攻適宜。可收十全之功。不至傳變而成壞病矣。傷寒論中。共計壞病八十有六。故傷寒本無多病。俱是辯證不明。錯誤所致。如太陽始病當以汗解。如

治傷寒大法不過所云云若妙在要認的證經下的藥不然則紙上談兵矣

前論內傷類傷寒來求治法與傷寒自是不同

當汗不汗。則鬱熱內迫而傳經。如發汗太過。則經虛風襲而成痓。如不當汗而汗。則迫血妄行而成衄。大便不可輕動。動早爲犯禁。當汗誤下。則引邪入裏而爲結胸痞氣。協熱下利。當下誤汗。則爲亡陽。下厥上竭。譫語。小便不可輕利。輕利爲犯禁。蓋自汗而渴爲濕熱內盛。故宜利。如不當利而利。必耗膀胱津液而成燥血發狂。如當利不利。必就陽明燥火而成畜血發黃。若夫內傷類傷寒者。用藥一差。死生立判。蓋內傷頭痛。時痛時止。外感頭痛。日夜不休。內傷之虛火

上炎。時時鬨熱。但時發時止而夜甚於晝。外感之發熱非傳裏則晝夜無休息。凡若此等。俱要明辯於胸中。然後察色辯聲。詳證診脉。再定方製劑。庶不至誤傷人命耳。

温病非時行之氣辯

春温夏暑秋凉冬寒。此四時錯行之序。即非其時有其氣。亦屬天地之常。而雜氣非其類也。雜氣者。非温非暑非凉非寒。乃天地間另爲一種。疵癘旱潦之毒氣。多起於兵荒之歲。樂歲亦有之。在方隅有盛衰。在

四季有多寡此溫病之所由來也叔和序例有云春應溫而反大寒夏應暑而反大涼秋應涼而反大熱冬應寒而反大溫非其時有其氣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觀於此言[illegible]異說得是時氣心裏都當作溫病由是而天下後世之言溫病者皆準諸此而溫病之實失焉矣而時氣病之實亦失焉矣總緣人不知疫癘早療之雜氣而為溫病抑不知時行之氣宜熱而冷宜冷而熱雖損益於其間及其所感之病豈能外乎四時之本氣假令春分

栗山曰余讀緒論冬月溫氣乘虛入裏遂至合病而悟冬溫與夏溫暑溫濕溫秋溫并瘧痢咳嘔霍亂等證皆時行之氣病也正如叔和所云而雜氣非其種耳與溫病何干

傷寒溫病時氣名異實混而一之得此辯別明白白可與人鍺誤此後人發前人未到之處者也

可知傷寒亦時氣中之一耳與溫病原非一種

後天氣應煖偶因風雨交集不能溫煖而反大寒所感之病輕爲感冒重爲傷寒但春寒之氣終不若隆冬殺厲之氣投劑不無輕重之分此爲應至而不至如秋分後適多風雨暴寒之氣先至所感之病大約與春寒彷彿深秋之寒亦不若隆冬殺厲之氣爲重此爲未應至而至即冬月嚴寒倍常是爲至而太過所感乃眞傷寒耳設溫煖倍常是爲至而不及所感傷寒多合病併病耳即冬溫也假令夏月時多風雨炎威少息爲至而不及時多亢旱爍石流金爲至而

將一切時氣病辨得明白坦亮與溫病毫無干涉令人目開心

太過不及亦病太過亦病一時霍亂吐瀉瘧痢咳嗽等項不過因暑濕而已又若春秋俱行夏令天地暴烈人感受之內外大熱舌胎口裂腹脇脹滿頭痛身痛狀類傷寒而實非傷寒狀類溫病而實非溫病此即諸家所謂風溫暑溫濕溫秋溫是也按此四證乃時行之氣所發與溫病根源不同而怫熱自內達外與溫病證治相同余每以溫病十五方時其輕重而施之屢效蓋能辨天地疵癘之氣則能化四時不節之氣古人云方貴明其所以然者即此也與冬溫差近按冬溫即傷寒合病併病也先解表而後攻裏以外束風寒故也與四證不同須明辨之凡此四時不節之時氣病即風寒暑濕燥火之六氣病所

何等平易何等切當豈無春夏秋冬受傷當時卽發者乎不可

感終不離其本源正叔和序例所云云者是也於雜氣所中之溫病終何與焉誤以溫病爲時氣病者又寧不渙然冰釋哉

按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謂春必病熱也非溫病也霜降後雨水前風送寒來寒隨風入傷寒卽冬之時氣也又云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卽春之時氣也夏傷於暑秋必痎瘧卽夏之時氣也秋傷於濕濕土也土生金則燥冬生咳嗽卽秋之時氣也知此便知溫病非時氣時乃天地之雜氣病也後人多爲叔和所誤

執泥傷非藏於肌膚可知

認得定

又按喻氏謂仲景獨傷寒一門立法乃四序主病之大綱也春夏秋三時雖不同其外感則一自可取傷寒之方錯綜用之此亦臆斷非確論也所傷風暑濕燥殆泄瘧痢咳嗽亦能殺人何必定以冬寒為大綱於三時不立法乎至於包含萬有百病千方不能出其範圍自是別具隻眼

又按春傷風夏傷暑秋傷濕冬傷寒是人感節氣之變虛損家多為所傷也隨感隨病者固多過時而病或亦有之若中嚴寒殺厲之氣即至壯之人亦必病

難言過時發矣諸家註釋四傷皆推求太過但只平易說去則經旨自明而無穿鑿之患

温病是雜氣非六氣辯

日月星辰天之有象可覩水火土石地之有形可求昆蟲草木動植之物可見寒暑風濕四時之氣往來可覺至於山嵐瘴氣嶺南毒霧兵凶旱潦熏蒸咸得地之濁氣猶或可察而惟天地之雜氣種種不一亦猶天之有日月星辰地之有水火土石氣交之有寒暑風濕動植之有昆蟲草木也昆蟲有龍蛇猛獸草

木有桂附芭豆昆辰有羅計焚惑土石有雄硫硇信萬物各有善惡雜氣亦各有優劣也第無聲無形不覩不聞其來也無時其着也無方感則一時不覺久則蓄而能通衆人有觸之者各隨其氣而爲諸病焉或時衆人發頤或時衆人頭面浮腫俗名大頭温是也或時衆人咽痛聲啞或時衆人頸筋脹大俗名蝦蟆温是也或時衆人吐瀉腹痛或時衆人斑疹疔瘇或時衆人嘔血暴下俗名攪腸温瓜瓤温是也或時衆人瘿痎紅腫俗名疙瘩温是也或時衆人瘘瘑足

情理宛然

溫病本雜氣在六氣外來無時着無方此論發前人未發之奇啟後人無窮之智業醫者大宜留心

重俗名軟腳溫是也大抵病偏於一方延門合戶
時適有某氣專入某藏府某經絡專發爲某病故及
人之病相同不關人之強弱血氣之盛衰又不可以
年歲四時爲拘是知氣之所來無時也或發於城市
或發於村落他處安然無有是知氣之所着無方也
雖有多寡輕重不同其實無處不有如瓜瓤溫疙瘩
溫緩者三二日死急者朝發夕死在諸溫中爲最重
者幸而幾百年來罕有之病不可以常時並論也至
於腫頭發頤喉痺咽腫項強反張流火丹毒目赤斑

雜氣爲病甚於
六氣以補河間
原病式所未及

疹腹痛嘔瀉頭痛身痛骨痠筋搐登高棄衣譫語狂叫不識人之類其時村市中偶有一二人患此考其證甚合某年某處衆人所患之病纖悉皆同治法無二此即當年之雜氣但目今所鍾不厚所患者稀少耳此又不可以衆人無有斷爲非雜氣也况雜氣爲病最多然舉世皆誤認爲六氣假如誤認爲風者如大麻風鶴膝風歷節風老幼中風痛風癘風癇風之類概作風治未嘗一驗實非風也亦雜氣之一耳誤認爲火者如疔瘡發背癰疽[illegible]毒氣流注目赤瘴瞖以

及斑疹之類概作火治未嘗一驗實非火也亦雜氣之一耳誤認爲暑者如瘧痢吐瀉霍亂轉筋暴注腹痛以及昏迷悶亂之類概作暑治未嘗一驗實非暑也亦雜氣之一耳至誤認爲濕燥寒病可以類推又有一切無名暴病頃刻即亡無因而生無識鄉愚認爲鬼祟並皆雜氣所成從古未聞者何也葢因來而不知着而不覺人惟向風寒暑濕燥火所見之氣求之而不索之於無聲無形不覩不聞之中推察既已錯認病源處方未免誤投藥餌大易所謂或繫之牛

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也劉河間作原病式百病皆原於風寒暑濕燥火六氣殊不知雜氣爲病更有甚於六氣者蓋六氣有限現在可測雜氣無窮茫然不可測也專務六氣不言雜氣烏能包括天下之病歟此吳又可雜氣論也余訂正之更其名曰溫病是雜氣非六氣辯

雜氣所傷不同辯

夫所謂雜氣雖曰天地之氣實由方土之氣也蓋其氣從地而起有是氣即有是病譬如天地生萬物亦由方土之產也但植物藉雨露而滋生動物賴飲食

雜氣爲害甚於六氣觀物益知人矣人特習而不察耳至其沉

而頤養蓋先有是氣然後有是物推而廣之有無限之氣因有無限之物也但二五之精未免生尅制化是以萬物各有宜忌宜者益而忌者損損者制也故萬物各有所制如貓制鼠鼠制象之類既知以物制物即知以氣制物矣以氣制物者如蟹得霧則死棗得霧則枯之類此有形之氣動植之物皆為所制也至於無形之氣偏中於動物者如豬溫羊溫牛馬溫豈但人溫而已哉然豬病而羊不病牛病而馬不病人病而禽獸不病究其所傷不同因其氣各異也知

濟理宿知話家常又非淺達所能道

其氣各異故謂之雜氣夫物者氣之化也氣者物之變也物即是氣氣即是物知氣可以制物則知物之可以制氣矣夫物之可以制氣者藥物也如蜒蚰解蜈蚣之毒山甲補蟻瘻之潰此受物氣之爲病是以物之氣制物之氣猶或可測至於受無形之雜氣爲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惟其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和四法以決之耳嗚呼知以物制氣一病止用一藥又何煩用四法君臣佐使品味加減分兩輕重之勞並用方投證不投證見效不見效生死反

掌之苦哉

雜氣有盛衰辯

丙年溫病盛行所患者衆最能傳染人皆驚恐呼爲瘟疫蓋雜氣所鍾者盛也以故雞瘟死雞豬瘟死豬牛馬溫死牛馬推之於人何獨不然所以兵荒饑饉之歲民多夭札物皆疵癘大抵春夏之交爲甚蓋溫暑濕熱之氣交結互蒸人在其中無隙可避病者當之魄汗淋漓一人病氣足充一宅况於連床並榻沿門闔境共釀之氣益以出戶尸蟲載道腐墐燔柴掩

經云清邪中上濁邪中下即親上親下病從其類二語可[illegible]矣所謂[illegible]有得者[illegible]也[illegible]與[illegible]所可同談

升降散溫病主方也此六證可參用

席委壑投崖種種惡穢上溷空明清淨之氣下敗水土汙濁之氣人受之者親上親下病從其類如世所稱大頭溫頭面腮頤腫如瓜瓠者是也加味凉膈散所稱蝦蟆溫喉痺失音頸筋脹大者是也增損雙解散所稱瓜瓤溫胸高脇起嘔汁如血者是也加味凉膈散所稱疙瘩溫徧身紅腫發塊如瘤者是也增損雙解散玉樞丹外敷所稱絞腸溫腹鳴乾嘔水泄不通者是也增損雙解散所稱軟脚溫便清瀉白足重難移者是也增損雙解散升降散皆可其邪熱伏鬱三焦由血分發出氣分雖有表證實無表邪與

正傷寒外感之表證全無干涉人自不察耳必分溫病與瘟疫爲兩病眞屬不通葢豐年閭里所患者不過幾人且不傳染並不知爲溫病以致往往誤事葢雜氣所鍾者微也余自辛未歷驗今三十餘年傷寒僅四人溫病不勝屈指樂歲之脉證與兇荒盛行之年綫悉無異至用藥取效毫無差別輕則淸之重則瀉之各行所利未有不中病者若認爲傷寒時氣誤投發散爲禍不淺誤投溫補更成痼疾所以陳良佐曰凡發表溫中之藥一槩禁用此尤不可不辯也

溫病瘟疫之訛辨

傷寒論曰凡治溫病可刺五十九穴只言溫病未有所謂瘟疫也後人省氵加疒爲瘟卽溫字也省彳加疒爲疫卽役字也又如病證之證後人省登加正爲証後又省言加疒爲症卽證字也古文並無瘟字疫字証字症字皆後人之變易耳不可因變易其文遂以溫病瘟疫爲兩病序例以冬之伏寒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又以冬時有非節之煖名爲瘟疫春分後秋分前天有暴寒者名爲寒疫病熱云云其

引宋高相將入火炕其兄之謂歟

後活人書以冬傷於寒因暑而發爲熱病若三月至夏爲晚發傷寒又以非其時有其氣責邪在四時專令之藏名爲春溫夏溫秋溫冬溫雲岐子以傷寒汗下過經不愈如見太陽證頭痛發熱惡寒名爲太陽溫病見陽明證目痛鼻乾不眠名爲陽明溫病見少陽證胸脇痛寒熱嘔而口苦名爲少陽溫病見三陰證名爲三陰溫病云云又以發斑名爲溫毒汪氏以春之溫病有三種有冬傷於寒至春變爲溫病者有溫病未已再遇溫氣而爲溫疫者有重感溫氣相雜

凡的尊或的近
時例

而爲溫毒者又以不因冬傷於寒。不因更遇溫氣。只於春時感春溫之氣而病可名春溫云云諸如此類叙溫者紛紛不絕議溫者紛紜各異。其悉空附會重出發見不惟膠柱鼓瑟且又罪及無辜果爾則當異證異脉不然何以知受病之原不一也設使脉證大相懸殊又當另立方論治法然則脉證何異方論治法又何立設所謂枝節愈繁而意愈亂學者不免有多岐之惑矣夫溫者熱之始熱者溫之終故夏曰熱病而春曰溫病也因其惡厲故名爲疫癘終有得汗

句凡三見非兩出正是大謬可嘆醒世處

而解者。故又名爲汗病。俗名爲瘟疫者。疫者役也。如徭役之役。以其延門合戶。衆人均等之謂也。非兩病也。此外又有風溫、暑溫、濕溫、秋溫、冬溫之名。明明皆四序不節。所謂非其時有其氣。乃風火暑濕燥寒之邪。天地之常氣爲病也。於溫病何相干涉。緣人不知天地間另爲一種疵癘旱潦之雜氣而爲溫病。俗名雜疾是也。諸家愈說愈鑿。無所不至矣。噫、毫釐千里之謬。一唱百和之失。千古同悲。余故不辭固陋。詳爲論辯。以就正於知物君子。溫疫論曰。溫病本於

雜氣四時皆有。春夏較多。常年不斷。不比凶年之盛且甚耳。序例、活人、汪氏、悉屬支離。正如頭上安頭。伏寒異氣。原非溫病根源。雲岐子則又指鹿爲馬。並不知傷寒溫病原是兩途。未有始傷寒而終溫病者。若是溫病。自內達外。何有傳經。若果傳經。自是傷寒。由外之內。而非溫病也。○又曰。溫病初起。雜氣熱鬱。腠理亦發熱惡寒。狀類傷寒。後但熱而不惡寒也。其脉不浮不沉。中按洪長滑數。甚則沉伏。晝夜發熱。日晡益甚。雖有發熱惡寒。頭痛身痛等證。而怫熱在裏。浮

越於外不可認為傷寒表證輒用麻黃葛根之類強發其汗其邪原不在經汗之反增狂燥熱亦不減此溫病之所以異於傷寒也

按又可溫疫論以溫病本於雜氣徹底澄清者得與傷寒判若雲泥諸名公學不逮此真足啟後人無窮智慧獨惜泥於邪在膜原半表半裏而創為表證九傳之說前後不答自相矛盾未免白圭之玷然不得因此而遂棄之也余多擇而從之

四損不可正治辨

凡人大勞入慾及大病久病或老人枯槁氣血兩虛陰陽並竭名曰四損真氣不足者氣不足以息言不足以聽或欲言而不能感邪雖重反無脹滿痞塞之證真血不足者通身痿黃兩唇刮白素或吐血衂血便血或崩漏產後失血過多感邪雖重面目反沒赤色真陽不足者或厥逆或下利肢體畏寒口鼻氣冷感邪雖重反無煩渴譫妄之狀真陰不足者肌膚甲錯五液乾枯感邪雖重應汗不汗應厥不厥辨之不明傷寒誤汗溫病誤下以致津液愈爲枯涸邪氣滯

濇不能轉輸也凡遇此等不可以常法正治當從其損而調之調之不愈者稍以常法正治之正治不愈者損之至也一損二損三損四損神工亦無施矣

按病有純虛純實非清則補有何乘除設有既虛且實者清補間用當詳孰先孰後從少從多可緩可急纔見醫家本領余丙子在亳生員張琴斯正年過六旬素多鬱結有吐血證歲三五犯不以為事也四月間忽而發熱頭痛身痛不惡寒而作渴乃溫病也至

第二日吐血倍甯更覺眩暈大熱神昏手足戰掉咽喉不利。飲食不進。病家醫家但見吐血便以發熱竝暈神昏皆爲陰虛。頭痛身痛戰掉爲血虛非大補不可歟不察未吐血前已有發熱作渴頭痛身痛之證也余曰舊病因溫病發血脫爲虛邪熱爲實是虛中有實證也不可純補。余用炙甘草湯去桂枝、加歸芍、熟地黃、五味、犀丹、殭蠶、蟬蛻、二服血已不吐諸證減去七分。舉家歸功於參均欲速進。余禁之竟不能止又進一服遂覺煩熱頻作胸腹否悶。徧體不舒終夜不

藏時作譫語余曰諸證皆減初補之功也此乃本氣空虛以實填虛不與邪搏所餘三分之熱乃實邪也再補則以實填實邪氣轉熾故變證蜂起遂與升降散作丸服後利之而愈後因勞復以參柴三白湯治之而愈後又食復以梔子厚樸湯加神麴六錢而愈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可以應無窮之變矣

六經證治變

凡傷寒足太陽膀胱經從頭項貫腰脊故頭痛項强發熱惡寒然風寒常相因寒則傷榮頭痛惡寒脈浮

緊無汗麻黃湯主之開發腠理以散寒得汗而愈風則傷衛頭痛惡風脉浮緩有汗桂枝湯主之充塞腠理以散風汗止而愈若風寒並受榮衛俱傷大青龍湯主之此三方者冬月天寒腠密非辛溫不能發散故宜用也若夫春夏之溫病其雜氣從口鼻而入伏鬱中焦流佈上下一發則炎熱熾盛表裏枯涸其陰氣不榮斷不能汗亦不可汗宜以辛涼苦寒清瀉爲妙輕則清之神解清化芳香之類重則下之增損雙解加味涼膈升降之類消息治之傷寒汗後熱不退

此陰陽交而魂魄離也證亦危矣其勢稍緩者宜更汗之若反劇煩燥者必有夾食夾痰或兼有宿病當尋其源而治之若發熱煩燥小便不利爲熱入膀胱之本五苓散主之溫病清後熱不退脉洪滑數或沉伏表裏皆實譫妄狂越此熱在三焦也加味六一順氣湯解毒承氣湯大下之傷寒傳至陽明則身熱目痛鼻乾不得臥葛根湯表裏俱盛口渴引飲脉洪大白虎湯此在經之熱也傳至少陽爲半表半裏之經往來寒熱脇滿口苦而嘔默默不欲食小柴胡湯加減和之

過此不解。則入陽明之府。表證悉罷。名爲傳裏潮熱譫語。唇焦舌燥。大便秘。脉沉實長洪。如痞滿燥實四證皆具。大承氣湯主之。但見滿燥實三症。邪在中焦。調胃承氣湯。不用枳樸。恐傷上焦之氣。但見痞滿二證。邪在上焦。不用芒硝。恐傷下焦之血也。小腹急大便黑。小便自利。喜忘如狂。畜血也。桃仁承氣湯代抵當湯丸。濕熱發黃。但頭汗出。茵蔯蒿湯。傷寒下後熱不退。胸中堅滿不消。脉尙數實者。此爲下未盡。或下後一二日復發熱喘滿者。並可用大柴胡湯。或六一

順氣湯復下之若下後仍不解宜詳虛實論治如脈虛人弱發熱口乾舌燥不可更下小柴胡湯參胡三白湯和之溫病下後厥不回熱仍盛而不退者危證也如脈虛人弱不可更下黃連解毒湯玉女煎清之不能不下黃龍湯主之若停積已盡邪熱愈盛脈微氣微法無可生至此下之死不下亦死用大復甦飲清補兼施宣散蓄熱脈氣漸復或有得生者醫貫以六味地黃丸料大劑煎飲以滋真陰此亦有理若傷寒腹滿而嗌乾則知病在太陰也口燥咽乾而渴則

六一者大一順氣湯也加綿茶斷蜆湯中節加陣六一順氣湯證

知病在少陰也煩滿囊縮而厥則知病在厥陰也邪到三陰脉多見沉倘沉而有力此從三陽傳於三陰熱證也外雖有厥逆自利欲寢舌捲囊縮等證正所云陽極發厥也該清之下之自是桂枝加大黄承氣六一　一泒若本是陽證因汗下太過陽氣已脫遂轉爲陰證夫邪在三陽其虛未甚胃氣尚能與邪搏而爲實熱之證邪到三陰久而生變其虛之甚也氣血津液俱亡不能勝其邪之傷因之下陷而裏寒之證作矣此熱變爲寒之至理脉必沉而無力證見四肢

傷寒溫病治法各別曾無不亂足見精密然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耳

厥逆心悸腸鳴腹痛吐利畏寒戰慄引衣蜷臥急宜溫之補之陽虛者附子四逆陰虛者理陰補陰傷寒多有此證治溫病無陰證熱變爲寒百不一出此辨溫病與傷寒六經證治異治之要訣也蓋傷寒之邪風寒外感始中太陽者十八九溫病之邪直行中道初起陽明者十八九信乎治療之宜早而發表淸裏之宜諦當也倘審之不諦而誤治之卽成壞病矣。

壞病辨

壞病者非本來壞病醫壞之也謂傷寒不當汗而汗

不當下而下。或汗下太早。或汗下太遲。或汗下無力不及於病。或汗下過度。虛其正氣。如誤汗則有亡陽衄血斑黃譫語驚惕眩冒。誤下則有煩燥嘔瀉結胸痞氣下厥上竭等證是也。傷寒論曰。太陽病。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為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脉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又曰。若已發汗吐下溫鍼譫語。柴胡證罷。此為壞病。觀其脉證。知犯何逆。以法治之。前一段桂枝不中與。謂表證已罷。邪已傳變。後一段柴胡證罷。謂半表半裏之證已罷。邪入

更深仲景隨證治之一語語活而義廣以視王韓諸公專主溫補者爲盡善也若溫病一塲勢雖烈於傷寒果隨證治之亦有得生者但不可鹵莽滅裂耳夾溫病怫熱內鬱斷無傳經之理傷寒則以七日爲一候其有二候三候不解者病邪多在三陽經留戀仲景傷寒論原本內經熱論一篇並無遍經再經明文唯有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歇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舌潤而嚏十二日厥陰

病衰囊縮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人之精神頓爽矣玩本文六衰字語意最妙蓋謂初感之邪至七日及十餘日尚未盡衰則可或汗吐下錯誤以致邪氣愈熾則可自當依壞病例治之豈有厥陰交盡於裏再出而傳太陽之事哉試質之高明

兩感辨

表裏俱病陰陽並傳謂之兩感乃邪熱亢極之證冬月正傷寒病兩感者亦少一部傷寒論僅見麻黃附子細辛湯一證有太陽之發熱故用麻黃有少陰之

脉沉故用附子細辛發表温裏並用此長沙正傷寒太陽少陰之兩感治法也內經曰一日頭痛發熱惡寒口乾而渴太陽與少陰俱病即此兩推陽明與太陰兩感自當以陽明太陰二經之藥合而治之內經曰二日身熱目痛鼻乾不眠腹滿不食陽明與太陰俱病少陽與厥陰兩感自當以少陽厥陰二經之藥合而治之內經曰三日耳聾脇痛寒熱而嘔煩滿囊縮而厥水漿不入少陽與厥陰俱病病有外內藥有標本斟酌合法未必如內經所云必死也惟温栗山曰余讀景岳書得發氏論而悟傷寒温病兩病兩感最多蓋傷寒兩感外感之兩感也温病兩感感之由於外一傷於內確切不易也內傷之兩感也傷寒得於常氣受病在經絡如前註

內傷此論精切府者皆從來所未有

兩解論當

內經所云云者是也溫病得於雜氣受病在藏府錢氏曰邪氣先潰於藏繼傷於府縱情肆慾即少陰與太陰兩感勞倦竭力飲食不調即太陰與陽明兩感七情不愼疲筋敗血即厥陰與少陽兩感按錢氏雖未說出溫病實溫病確論也從此分辨溫病與傷寒異處自了然矣此所以內之鬱熱為重外感為輕甚有無外感而內之鬱熱自發者不知凡幾河間特制雙解散三黃石膏湯為兩解溫病表裏熱毒之神方即以補長沙凡治溫病可刺五十九穴之瀉法也續論謂河間以傷寒為雜病溫病為大病

掃除一切省悟一切

其見高出千古深得長沙不傳之秘知言哉余觀張劉二公用方正以辯溫病與傷寒兩感與治之要訣也祖長沙繼河間以著書立說者何啻汗牛充棟求兒有方論及此者間或有之亦掛一漏百有頭無尾余綜合前賢廣採衆論於散遺零星中湊集而暢發之而分晰之務使溫病脈證不致混入傷寒病中溫病治法不致混入傷寒方中後有識者或不以余言爲謬云乾隆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吾邑連歲饑饉雜盛徧野溫病甚行余推廣河間用雙解三黃之意因

定升降散、神解散、清化湯、芳香飲、大小復甦飲、大小清涼散、加味涼膈散、加味六一順氣湯、增損大柴胡湯、增損普濟消毒飲、解毒承氣湯、並雙解三黃亦爲增損、共合十五方、地龍湯亦要藥也、出入損益、隨手輒應、四年中全活甚衆、有合河間心法、讀纘論不禁擊節稱賞不置也、地龍湯即蚯蚓搗爛、入新汲水、攪淨浮油、飲清汁、治溫病大熱諸證

傷寒合病併病辯

凡傷寒合病兩經三經齊病、病之不傳者也、併病者。先見一經病、一二日又加一經病、前證不罷、兩經俱

陽與少陽合病止三證

病也若先見一經病更變他證者又爲傳經矣夫三陽合病必互相下利如太陽與少陽合病脉浮而弦自下利者黃芩湯太陽與陽明合病脉浮而長自下利者葛根湯喘而胸滿者不可下麻黃湯若心下滿腹痛宜下之調胃承氣湯陽明與少陽合病脉弦而長必下利其脉不負者順也小柴胡湯加葛根白芍若脉不長而獨弦利不止不食者名曰負負者失也土敗木賊則死也若脉兼滑而數者有宿食也宜大承氣湯急從下奪乃爲解圍之善著若脉不滑數而

逆難方處土敗垂亡。尚敢下之乎。宜小柴胡湯合痛為要方。或可救之。太陽與陽明併病。太陽未罷。面色緣緣正赤。或煩燥者。桂枝麻黃各半湯。若太陽已罷。潮熱大便實。手足濈濈汗出。此內實也。調胃承氣湯。若脉弦而長。口苦胸滿壯熱者。小柴胡湯。加葛根。白芍。若脉弦洪大熱盛舌燥口渴飲水者。小柴胡湯合白虎。若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强痛眩冒如結胸狀心下痞硬。當刺大椎第一間肺兪肝兪。刺大椎瀉手足三陽經也刺肺兪。使肺氣下行。而膀胱之氣化出也。刺肝兪所以瀉膽邪也不善刺者。宜小柴

胡湯加栝蔞、黄連、枳實、桔梗、或柴苓湯、慎不可下、若下之便成結胸痞氣下利不止等證、凢三陽合病身重腹滿難以轉側、口不仁、面垢譫語遺尿自汗者、白虎湯、若一發汗則津液內傷譫語益甚、若一下之則陽邪內陷手足厥冷熱不得越故額上汗出也、惟有白虎湯主解熱而不礙表裏在所宜用耳、大抵治法某經同病必以某經之藥合而治之、如人參敗毒散、沖和湯乃三陽經藥、麻黄湯桂枝湯大青龍湯乃太陽經藥、葛根湯白虎湯乃陽明經藥、小柴胡湯乃少

陽經藥。凡太陽經未罷。當先解表。若表已解而內不實。大滿大實。方可用承氣等湯攻之也。按今傷寒多合病併病未見雙經症狀矣。如傳者。亦未見表證悉罷。止存裏證者。況多溫病。烏能依經如式。而方治相符乎。

辯論曰。傷寒合病。多由冬月過溫。少陰不藏。溫病乘虛入裏。然後更感寒邪。閉鬱於外。寒熱錯雜。遂至合病。其邪內攻。必自下利。不下利。即上嘔。邪氣之充斥奔迫。從可識矣。必先解表。後清裏。其傷寒合病。仲景自有桂枝加葛根湯。葛根加半夏湯。葛根湯。麻黃湯等治法。觀仲景治例可見矣。余謂冬月溫氣乘虛入

發論洞澈 消推例 係今長 氣亦無

裏雖曰非其時有其氣到底是天地常氣所以傷寒、合病名曰冬溫卽此而推所謂風溫暑溫濕溫秋溫亦皆時氣也與溫病雜氣所得根源不同

按傷寒感冒風寒常氣自表傳裏故多循序而傳而合病併病爲極少溫病因雜氣怫熱自裏達表或饑飽勞碌或憂思氣鬱觸動其邪故暴發競起而合病併病爲極多甚有全無所觸止是內鬱之熱久則自然蒸動緒論之邪氣充斥奔迫上六字可爲傷寒合病併病傳神並可爲溫病傳神故溫病但見太陽少陽

證即可用增損大柴胡湯。但見三陽證。即可用加味涼膈散。俟寒見太陽少陽合病。必俟邪熱漸次入裏。方可用黃芩湯。見三陽合病。必有身重腹滿譫語自汗。方可用白虎湯。又何論大柴胡涼膈散乎。太陽陽明併病在傷寒。自是麻黃葛根之類。蓋傷寒但有表證。非汗不解也。在溫病自是神解升降增損雙解之類。不可發汗。裏氣清而表氣自透。汗自解矣。太陽少陽併病在傷寒。小柴胡湯加減治之。在溫病增損大柴胡湯。此辯溫病與傷寒合病併病異治之要訣也

引證確切鑿案
不殺長沙亦應

溫病大頭六證辨

大頭者天行疵癘之雜氣人感受之壅遏上焦直犯清道發之爲大頭溫也世皆謂風寒閉塞而成是不知病之來歷者也若頭巔腦後項下及耳後赤腫者此邪毒內蘊發越於太陽也鼻額兩目並額上面部焮赤而腫者此邪毒內蘊發越於陽明也耳上下前後並頭角赤腫者此邪毒內蘊發越於少陽也其與喉痺項腫頸筋脹大俗名蝦蟆溫正經論所云淸邪中上焦是也如絞腸溫吐瀉脉痛軟脚溫骨痿足重

三背其表然後名家林立方書尤極未見有繫附溫病至此者妙在仍從傷寒論中看出

正經論所云濁邪中下焦是也如瓜瓤溫腐高嘔血疙瘩溫紅腫發塊正經論所云陰中於邪是也古方用白殭蠶二兩炒全蟬蛻一兩廣姜黃三錢去皮川大黃四兩生爲末以冷黃酒一盃蜜五錢調服三錢六證並主之能吐能下或下後汗出有升清降濁之義因名升降散較普濟消毒飲爲尤勝外用馬齒莧入麥麪並醋夫少許搗敷腫硬處甚妙此六證乃溫病中之最重且凶者正傷寒無此證候故特揭出言之其餘大概相若七十餘條俱從傷寒內辯而治之正以明溫病之所以異於傷寒也正以

明傷寒方之不可以治溫病也知此則不至誤傷人命耳。

喻氏曰。叔和每序傷寒必插入異氣欲鳴已得也及序異氣則借意難經自作聰明漫擬四溫疑鬼疑神駭成妖妄世醫每奉叔和序例如箴銘一字不敢辯別故有晉以後之談溫者皆偽學也栗山獨取經論平脈篇一段定為溫病所從出之原條分縷析別顯明微辯得與傷寒各為一家毫無蒙混不為叔和惑漏直可追宗長沙矣畏齋先生識